

李喬失竊記

2021.06.18

前言

1997年8月31日老牽手駛車載我與何清人夫婦，新手跑最遠的苗栗，訪李喬公館玉泉新居，昏時承喬嫂領車登上島溫泉，一夜歡敘。次日遊三義，賞木雕而謝別。未料喬兄回新居，.....

今逢喬兄八八榮壽，喜悅歡慶，回憶往事，不免疚懷而感恩，而亦是一代文豪的人生花絮。

暑假將盡，我本欲返中部探視親友並順道下苗栗公館拜訪李喬玉泉村的新居，電視上只見門前青山綠疇，好令人神往。聯絡之後李喬要我們上上島溫泉過夜，週末旅客大爆滿，他為我們訂到了房間。8月31日下午，妻子下班，載著何清人教授夫婦與我，開上了她要創紀錄的最長的一段高速公路。塞車、緊張、夕陽西下，到了公館的七株椰子的路口李先生已「鵠候」（恕我用此詞）一個多小時了，真過意不去。

天色漸暗，在他的新居、田間稍留片刻，藉由他的夫人滿載佳餚美酒（惜未飲），驅車前導，迤邐入山，下榻於騰龍山莊，夜話溪山，至於子夜。次晨臨汶水，採棗園，到中午他倆還想帶我們去三義看木雕。李喬日理「萬機」，陪遊一天多，於心何忍。殷殷謝意下，分道而歸。

過了一個禮拜，在《新台灣》24期上，赫然看到李喬失竊的消息。說：「8月底有喬遷之喜，孰料當天也遭小偷，損失不貲.....。遷居新居當天，李喬找了一些朋友到家，上館子吃飯，回家被洗劫一空。」我的直覺反應是李先生真不該沒告訴我他家失竊，旋即電詢，他不願意多談，說損失不多，一再追問，才知道所謂「月底」正是31日，「一些朋友」正是在下，溫泉良夜，正是感傷時刻，我愣住了，老天，他本不願讓我知道，不願讓我自責，但我能嗎？

當我們在山上，山莊接待人員以及警員一聞李喬之名，都親切起來恭敬的叫「李老師」，我們四人臉上也光彩起來。我還說一個鄉里和鄉民因住有一位作家而能分享盛譽。日本作家所住的地方常成為觀光的勝地。唯尚有一句話留在心中：「苗栗因有李喬而沖走了華隆縣民臭銅味。」

可惜我高估了威權瓦解之後的台灣人，在強勢教育與媒體的繼續壟斷之下，許多人依然不知道「李喬是誰？」李喬的苗栗鄉親可能也不例外。然而即使知道，又能如何呢？這位「樑上君子」可能就是熟客，他知道在鄉野的一間公寓，男女主人皆同時不在的僅此一夜，從樓上趁虛而入，把「細軟」洗劫一空，包括他倆的紀念物。

一位勤勞樸拙的草地人，一個半生為鄉里作育人才的老師，一個著作等名的作家，一個要奉獻生命的台灣愛國者，居然受到台灣人的洗劫。台灣的社會，該下一帖猛藥吧！